

朱尔菲娅詩选

卉妍譯



朱尔菲娅詩选

卉妍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ЗУЛЬФИЯ

СТИХИ

据： ЗУЛЬФИЯ： СТИХ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НОЙ ЛИ-
ТЕРАТУРЫ ТАШКЕНТ—1959) 譯出。

封面畫：張守義

朱尔菲娅詩选

套印153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50,000 開本787×940 裝 $\frac{1}{32}$ 用紙 $\frac{3}{4}$ 單頁：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價(4) 0.40元

北京東單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统一书号：10020·1557
定 价： 0.40 元

目 录

我在故乡的城市漫步	1
我在这里降生	4
春天来了，它问候你	8
歌	13
穿着单面长衫的女人	15
致我的女友	19
母亲	24
三月的早晨	27
光	29
羡慕	31
夜莺	34
丁香花	36
壁毡	38
园丁在那遥远的地方	42
一钱阳光	45

田間的一天	48
“我的朋友，你已长眠”	51
詩兩首	52
給勝利者	57
在松林里	60
雪	62
星	64
在橋上	65
“我好久都无法看見你的眼神……”	68
春天	70
自白	74
斯大林納巴德的詩	76
新娘	84
偉大的生日	87
这里將有道路	89
两个女友	92
金色的秋天	98
他叫法爾哈德	101
后記	115

我在故乡的城市漫步

我在故乡的城市漫步，灯火辉煌，
人群川流不息，熙熙攘攘。
成行的汽车象浩浩荡荡的江水，
这种情景同莫斯科非常相象。

在人流中变成一个波浪，多么可喜！
我望着他们，仿佛个个我都熟悉，
我不知他们的姓名，但我不孤独，
我跟他们同命运，共呼吸：

要使美好的未来指日可望，
要在史册中看见新的一页。
“在这人流中我的亲人在什么地方？”
太阳对我回答，非常亲切：

“所有那些現在接触到我的光輝的人，
所有那些選擇了斗争和愛情的道路的人們，
所有那些和我一起醒來走去劳动的人——
他們都是你的亲人，你的同志們！”

我彷彿看見：
 一个土庫曼姑娘，
操縱着起重机
 蓋起一幢新楼房，
这幢房子在她的土庫斯坦——
象是少女獻給太阳的光輝的贊歌一样。

我彷彿看見：
 在西伯利亚的河流上，
为了讓未来更自由地向四方放射光輝，
专家們正在建筑一座水力发电站，——
那儿有我的亲人，有我的兄弟和姐妹！

国家活在我的心中，

而我的心
又多象祖国的地图！
 不管是天涯海角——
是严寒还是和暖，是草原还是森林，——
每个角落我都感到可爱，亲切。

如果没有我的朋友們的温暖，
我哪能燃起烈火让心灵歌唱？
这歌曲接近他們，它才更加激昂，
才会获得新生，才会更有力量。

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但到处都可以找到
远方的、但是亲近的朋友和同志；
他們活在我的心中。

 我将会感到幸福，
如果我的拙劣的詩篇受到他們的珍視。

1954年

我在这里降生……

我在这里降生。那是我們的小房子，
这里有一个苏巴^①——是用粘土建筑，
一个低矮的窩棚設在菜园里，
我在童年的时候常躲在那里避暑。

綠色的花园里幽徑蜿蜒，
开花的石榴长在多尘的路旁，
在丛林的清涼蔭影里有个小水泉——
一鉤新月的殘影在泉水上面晃蕩。

积雪的山峰高聳入云，

① 烏茲別克語的音譯，这是用粘土建造的一个长 方形的
高台，一般設在庭院或花园里，供夏天乘涼用。

春天的草原长滿紅色的郁金香，
白色的棉田无边无际——
我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象。

我就是在这里降生到人間，
我在这里睁开眼睛，迎接生活，
我在这里感到自由和幸福，
从童年起就不知道什么是灾禍。

在这里，比春天的泉水更嘹亮，
爱情在我的心中首次歌唱，
我在这里，在寂靜的良宵，
向春天的潮水倾吐衷腸。

当夜鶯在花园里啼鳴，
美丽的风信子花儿怒放，
我的歌曲也随之誕生，
它們一成长，就振翅飞翔。

我把我吟唱的最美的歌曲，

奉獻給蘇維埃祖國：
因為在祖國才有真正的幸福，
沒有祖國，生活就毫無快樂。

所以祖國對於我更為可愛，
對我來說它勝過眼前的陽光。
愛國的激情在我的血液中澎湃，
沙茲^①的琴弦上傳出了它的樂章。

當敵人闖進我們的國土，
干着殺人放火的勾當，
為了被焚燒的每一棟房屋，
我充滿熾熱的復仇的渴望。

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太陽，——
烏雲消散，天空明朗。
浴着真理、和平和自由的陽光，
幸福生活的花朵重又開放。

① 一種用指彈的弦樂器，有五弦也有三弦的。

我对未来深怀着憧憬，
我比小鹰更敏锐地注视未来。
首都欢庆胜利的情景，
更鲜明地在我面前展开。

我抱起了沙茲，我的胸中
充满了不可动摇的胜利的信心。
呵，我把从心底发出的詩歌的音响
獻給你，我的祖国！獻給你，母亲！

1942年

春天来了，它問候你

——獻給哈米德·阿里姆章①

雨水淋漓沖洗了扁桃樹，
春天在黎明的時刻來了。
飛鳥成群把遠天密布，
驚醒了我們，春天來了。

呵，你多么喜歡
杏樹含苞待放的夜晚，
聞着濕地發出的芳香，
听着蓓蕾輕輕綻成花瓣！

春天抓住了冬天的衣領，

① 哈米德·阿里姆章(1909—1944)是蘇聯烏茲別克的著名作家和詩人，是女詩人朱爾菲婭的丈夫。

吹响了牧人的角笛，
背诵着你那可爱的曲调，
它来到这儿寻找你。

为了早一天找到你，
春天变成了风，冲进花园；
从沙漠到江河湖海，
它沿路把一切找遍。

当春天找不到你，
就向世界、向旷野发怒，
它变成了暴风，龙吟虎啸，
把山上的岩石推下山麓。

它问那些牧人：
“诗人在哪里？”
他们在悲痛中没有回答，
找不到亲切的语句。

于是春天变成了阳光，

走进我阴暗的房里，
它問我的泪水：“为什么流淌？”
又向睡着的孩子弯下身去，

望着我的孩子，你的孩子。
可是还是沒有找到你的形影；
再也沒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它开始折磨我的心灵：

“他曾在所有的十字路口上，
等待过我降临大地，
他曾經驅遣忧郁，对我总是欣賞，
如今他竟躲在哪里？

为什么他抛弃了郁金香、
开花的杏树和鮮嫩的綠草？
为什么他沒有把詩写完，
就把笔从手中扔掉？

那些动听的詞藻在哪里？

过去我喜欢在它们中间栖息，
我生活在它们中间，
变得比我原来的样儿还美丽。

为什么你披黑纱、流眼泪？
为什么你对我一声不响？
为什么你头发上的白雪不融化？
那位歌手，那位诗人在何方？

把手给我吧……”春天住了口。
我默默地领它走向一条路……
在花园里光秃的树丛后面，
阴影处出现了一座坟墓。

于是春天急速地离去，
随身带走了我的悲伤，
就在那一夜，扁桃开了花，
开在坟顶上，象云朵一样。

于是夜莺站在枝头上。